

花与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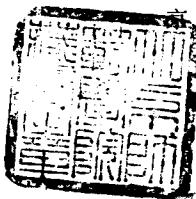
閻心



诗与美

闻山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21135733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1135733

责任编辑：李昕 毛承志

诗与美
Shi Yu Me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57,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8 $\frac{5}{16}$ 插页8
1988年8月北京第1版 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520

ISBN 7-02-000204-8/I·205
书号 10019·4249 定价 1.55元



我期望诗人們
為人民和历史
献出震撼人心的
美好的詩

自序

在编辑岗位上看了二、三十年稿子和文艺作品，似乎悟出了一点浅显的道理。

其一，文学艺术创作是人类的精神产品，虽然产生佳作十分不易，但和种稻子、盖房一样，是一种社会劳动，有规律可寻，并非从梦呓里产生的。鉴定文艺创作质量，虽然不能如同检查布匹、药物那样精确，但也是有它的标准的。人类世世代代，从不断的艺术实践中积累了经验，总结出了美的法则。经过千百年的辛勤种植，世界各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民族文艺的风格、个性，就象不同的花卉具有独特的色香，彼此不可代替，但又都有其令人赏心悦目的美。不同民族的作家、艺术家，在自己生活的土壤——人民与传统文艺之中，不断开放出各具特色的鲜花奇卉，并以此贡献给人类文化的宝库。杰出的作品，如同森林中的参天大树，吸收来自四面八方的风云雨露，但必须深深植根于适合自身的土地，才能郁郁苍苍，茂盛生长。

神话中的勇士安泰，离开了大地母亲，被举上空中，就丧失了力量，成了弱者。作家艺术家，是人民的儿女，离开了母亲，情况也是这样。

其二，从浩瀚如海洋的文学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基本法则运动的轨迹。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古今中外，许多文艺理论著作都在寻求可以使文艺创作“成方圆”的“规矩”；而要制订比较合乎科学的“规矩”，不能不依靠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指导。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包括文艺）的发展史说明，当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成为主导思想时，革命事业就取得发展；反之，主观唯心论、形而上学占上风，革命便受挫折，人民便倒霉，文艺也遭殃。“二百”方针被提倡、执行的时候，新中国的文艺原野就繁花似锦，遍地新绿。而当极左思潮与封建余毒污染全国的岁月，就只剩下了三根“突出”、八块“样板”，连伟大的《水浒》也被打翻在地！直到今日，我们仍然不能不清除“左”的病毒。

我自己曾写过不少片面、幼稚、形而上学气味浓重的文字，有切肤之痛。（为了不浪费别人的时间，许多已过时或有明显毛病的文字都不收进这个集子。）在江青、林彪这伙害民贼垮台之后，我深感主观唯心论、一言堂之可恶，深感中国需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需要科学；深感我国的文艺理论研究工作，需要用马列主义哲学作为基础；必须反对脱离中国现实、脱离人民的空谈，反对形而上学、片面性。

极左思潮带来了虚无主义的龙卷风，曾经把文艺园圃摧残得七零八落，损失惨重。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曾经在历史上创造过辉煌的文艺巨著，也被江青之流说成一堆垃

圾。但近时那种只有洋人好的论调，也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是另一种片面性，它幻想无根之木也会欣欣向荣。我们不能在反封建迷信的同时，又陷入另一种迷信——洋迷信。

我们不能不时刻警惕半封建、半殖民地长期形成的思想意识的流毒。

我们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就必须科学地研究、总结过去的历史，继承先辈遗产的精英，然后才能发展、提高。

回顾开国以来，许多诗人辛勤创作的诗篇，依然芳香不减。《诗座谈记盛》中朱德、陈毅等革命前辈的言谈笑声，还琅琅在耳。陈老总谈诗歌发展的那些话，凝注着前辈对我们文艺事业的信心和期望，激励着我们不断开拓新路，努力实践。

现在，不少人都在关心诗歌创作问题。广大读者需要更多有分量的、动人心弦的好诗。但要研究诗歌问题，不能仅仅从诗歌表现技巧、形式这一方面着眼（尽管形式问题也是很重要的）。诗歌创作是整个文艺创作的一部分。有多方面的因素在影响着文艺创作。长期“左”的思想，形而上学的观点，都在阻碍诗歌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矛盾，破坏诗歌的美。由此而生的脱离人民、回避现实的情绪，使诗歌变得单薄、苍白，声音晦涩、微弱。因此，论诗就不能不具有历史的、宏观的眼界，不能不着眼于文艺创作总的形势，以及国内外政治经济因素对文艺创作的影响和制约。

对于诗作者来说，提高自己作品的水平，实际上是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文化素养、思想、艺术水平的问题。陆游

说，学诗“功夫在诗外”，这是经验谈。普希金曾被视作俄罗斯的百科全书，而普希金之所以不朽，首先因为他是沙皇专制统治时代人民的喉舌。

马雅可夫斯基是世界无产阶级最优秀的诗人，因为他胸中装着整个革命时代的风云，和被剥夺的阶级站在同一条战壕。当然，他也是诗歌艺术技巧的苛刻追求者。

我们要“现代化”，但不是要搞资本主义那种连同拜金主义、贩毒、娼妓混在一起的“现代化”，而是要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向共产主义理想境界前进。我们的文学艺术与资本主义文艺有本质的区别。不经常记住这一点，就非常危险。在反“左”的片面性的同时，恐怕有人就忘记了剥削阶级正利用它的文艺，使我们一些人舒舒服服地当了俘虏。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或者不承认世界上还存在阶级，都是错误的。

我们的诗歌理论，不能回避现实，不能不看到我们背着沉重封建历史包袱的国家，正处在资本主义思想以及它的经济实力的包围之中，即使是在讨论学术味道很浓的诗歌美学问题、技巧问题，也不能脱离广大中国人民的实际。

因此，我把这个集子中的文字看成一个整体。我不能把针对“凡是派”的关于《水浒》的论争与“歌德”“缺德”的讨论、“孙悟空头上的小花帽”等等，看作与论诗无关。甚至我以为它们比其它专门谈诗的文字更重要。如果缺少这些论据，谈诗的部分很可能就成了三条腿的桌子。

最近看到周恩来同志一九四九年给一位作家写的一句

话——

为建立人民文艺而努力!

这声音，深藏着一位革命家对所有文艺工作者的热切期望，今天读来更感到肩头的责任。

三十多年来，我们许多作家、艺术家的确都在为建立人民文艺而流汗，甚至牺牲流血。比之过去，我们的文艺事业确实有了大发展，好作品不断地丰富着文艺园圃，文艺队伍也壮大得无法比拟。但是，和鲁迅、老舍、赵树理等革命作家相比，今天有些人对人民文艺的兴趣就未免显得太淡薄了。老百姓已被一些人置诸脑后。闹宗派、钩心斗角、争权夺利者有之；蔑视民族传统、民间文艺者有之；公然宣称写作是为了自己者有之；编造低劣货色骗钱，哥儿们互相吹捧、沽名获利者，更大有人在。

因此，我以为，理论工作者应向人民负责，站在大众的立场说话，不能看风行事。我不是理论家，深感学识浅陋，只是有爱有憎，肚里有话，就坦率直言。如讲错了，衷心欢迎读者同志们纠正。

1985年5月23日于北京

DC50/10

目 录

自序	1
诗·时代·人民	1
佛·菩萨·诗人	7
诗美学漫笔 (一)	11
诗美学漫笔 (二)	17
“我枪击绞杀人类的刽子手”	
——学习郭小川同志的革命品格与诗风	23
向朝霞挺进	
——读雷抒雁的诗	31
到民歌的阿尔泰山去	
——纪念刘半农先生	38
读新人诗作有感	49
一座崇高的诗的雕像	56
战斗传统与百花齐放	60
有感于“风格”	63
美和诗的漫话	67

对《雨花》评论员文章“补记”的答复	75
提倡“表现我”有害	82
[附录]假如我是一个作家	李洁 93
读《漳河水》	95
热情的、凝炼的诗	
——读贺敬之的《回延安》	105
谈郭小川的几首诗	109
谈未央的几首诗	120
歌勇士	
——读李瑛的诗	126
读饶阶巴桑的诗	133
明亮的星星	
——读陈辉烈士的诗	142
小叙事诗《狼张营歌》、《贺大娘》读后感	149
诗的“节约”	
——学诗随笔	155
听诗朗诵有感	158
诗歌通向群众的一条路	165
诗座谈记盛	168
诗朗诵下乡小记	182
孙悟空头上的小花帽	186
请柳宗元来讲一课	190

“养成一片颂扬之声，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学习陈毅同志《在全国话剧、歌剧、 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195
登上巨人的肩膀	206
深刻地表现我们的时代	210
改革者形象杂谈	213
法治与文学	222
描画伟大民族美的神韵	
——听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有感	225
投降的是宋江，不是《水浒》	234
齐放·争鸣·民主	245
繁荣创作的一个关键问题	248

诗·时代·人民

—

中国正进入一个新时代。人民经历了惨重而荒唐的灾难，正回顾林彪、“四人帮”封建专制复辟的血腥岁月，总结教训，思考着未来。诗敏锐的神经，也在感觉着、分析着、思考着时代和历史。

中国人民的好总理是诗人。他唱着鲍狄埃的诗，望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光芒，离开了江青等鼠类横行的世界。周总理的声音，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他把建设共产主义、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的重担，移到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的肩上。

诗，担负着历史的任务。

现在，我们逐渐看清了：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许多悬崖陡壁，豺狼蛇蝎；科学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和人民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的产物，而我们脱胎于旧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带有许多封建病毒，封建专制主义很容易钻进高度集中的社会体制，如果我们陷入盲目性，一旦被胜利冲昏头脑，它就要破坏党和人民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复辟封建法西斯特权统治。林彪、江青做皇

帝梦，是有历史根源的。中国两、三千年的封建统治，在人们心中刻下了极深的痕迹，人们不大习惯讲什么民主，而没有比较完善的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就不能搞“四化”。因此，如果承认诗人是“灵魂的工程师”，他就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塑造无产阶级民主的形象，塑造为争取无产阶级民主而无畏地斗争的新人的形象。争取高度的无产阶级民主，是政治的任务，是教育的任务，更是诗（一切文艺）的任务。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可贵的本质，有如佛教的“舍利子”，人的灵魂。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除了向敌对阶级实行专政之外，最重要的两条是：人民有权选举和撤换公职人员，公职人员薪金与工人大致相同。这两条，实质就是高度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我们现在当然离这两条还很远，但如果我们坚持马列主义，就必须逐步向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目标走去；否则，有些人就会篡改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把它专门用来镇压、统治人民，搞江青那样的专制复辟——“你民我主”。

诗，要推动中国向“四化”前进，就不能不披荆斩棘，劈山开路，扫除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余毒。

诗，应该提醒一些同志：不要忘记人民是主人。共产党员干革命不是为了封妻荫子，不要因为有功就侵犯人民利益！

诗，若能挽救开始变质发霉的灵魂，使它恢复革命者的纯洁，忆起穿草鞋、吃野菜、为老大娘挑水、扫院的峥嵘岁月，而且拿自己今天的享受与穷山区老乡们比一比，那诗就

可以无愧于人民。

诗，如果能使人奋起斗争，不许中国再出现割共产党人喉管的悲剧，使青年一代象张志新那样英勇无畏，坚持真理，为建设社会主义强盛祖国献身，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诗人就可以说，我无愧于祖国。

正因为要推动历史前进，我们才不能不回顾使我们摔得头破脑裂的陷阱，提防前头路面的伪装。如果有人以为批评官僚主义特权就是“暴露共产党”，把林彪、江青的封建专制统治当作社会主义，那是极大的认识错误，还没有从“无冲突论”的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

但是，回顾历史，不只是总结失败的教训，也要总结成绩，鼓舞斗争的勇气。我们半个世纪的英勇奋战，为人民、为革命舍死忘生；五十年代初期，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生机蓬勃，生产力迅猛发展，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从资本主义世界来的诗人，歌唱新中国是“道德的渊薮，世界人民的希望”。诗，需要让在大混乱中成长的年青一代人懂得：社会主义优越性并非一句空话，全世界都望见过她美丽的朝霞，我们都曾为她流过汗水，新长征并非一切从零开始，用不着妄自菲薄！

我们不提倡形而上学、片面性，我们的诗，当然要歌颂光明的未来，歌颂人民的劳动和斗争，歌颂党的好儿女，张志新、焦裕禄（可惜我们的文艺作品还缺少这座高山的形象！），歌颂烈士、英雄……

诗，要雕塑高贵的、革命者的灵魂。

因此，诗人应该是热爱祖国的思想家，是勇敢的革命战士。否则，就不可能担负历史赋予的重责。

二

“四人帮”空喊政治，林彪天天嚷“突出政治”，都是要他们反革命的政治，不要群众喜欢的艺术。于是，诗被消灭了，“没有诗歌”。这是主观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成绩”。

诗如果要繁荣茁壮，就要用辩证唯物论作认识的武器。

诗，和其它文艺形式一样，都要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服务。诗不应该从属于政治。人民才是诗的主人，是诗的服务对象。

诗，除了战斗，还要歌唱美好的爱情，要描画秀丽的山水，要教孩子们爱干净，互相友爱，这都不是政治。在政治还没出生的时候，猿人大概就会唱情歌了！

诗，要多方面满足人民的需要，它要做的事很多，不是那个政治包揽得了的。

诗是战鼓，也是琴音；是人民愤怒的雷霆，也是染绿新苗的漓江春雨；是年轻的妈妈的催眠曲，也是烈士悲壮的歌……

那么，诗应该是什么模样的呢？

诗应该都长成一个样子，还是应该有不同的容颜、姿态？

大自然的季节、地域的温差，使地球上水仙，有玫瑰，

有睡莲，有山茶……诗，大概也是这样的吧？

如果同一个诗人，可以用民歌体写他觉得只有用民歌才能表现的亲切感受，又可以用“楼梯式”歌唱他胸中时代的风云，那为什么要规定他用某一种形式去表现丰富的生活呢？人们不是冬天穿大皮袍，夏天穿游泳裤么？

但是，如果是诗，它就必须是美的——从内容到形式都是美的。

什么是美？要让人民群众评定。少数人捧着一些大家看不懂的“天书”在那儿啧啧称赞，那怕你拍案叫绝，人民也是不承认它的。

“你们不懂，因为你们不识货，外国人那儿多的是！”

是呀，中国老百姓实在需要文化知识。马寅初教授被批判了，多生了几亿人。村子里，九岁的姐姐也不能上学，得看两个弟弟，是没有文化呀！我们的文化水平都不高，这就是诗人服务对象的实际，诗人应该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应该脱离这个实际，讥笑人民。

但是，我们绝不是排外。我们要继承中外古今最优秀的文化遗产。从《诗经》到《伊利亚特》，从屈原到莎士比亚，我们都必须学习。从惠特曼、泰戈尔、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艺中，我们近代许多诗人都曾学到有益的东西，只要是好的、健康的，我们都要借鉴。但是，我们必须植根于中国的土壤，面向自己的民族，才能产生矗立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中独具风格的诗——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奇葩。

有人说，中国的诗歌要以五四以来的新诗为基础，吸收